

走出去吧

夜晚的风拂过，吹醒了倚在靠着窗台的泽尹。

原是黄粱一梦，怕也只有在梦里才能与她见上一面了。

「师父，你在吗？」

「进。」

桐推开门，将手里的醒酒汤放到桌案上。

「师父，你是不是在想茯夏大人？」昨日从天庭回来，不知为何泽尹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喝了很多酒。

「徒儿，我为何感觉，她像是还在我身边。」

「师父一年来有十一个月在外找茯夏大人的魂魄，上天知晓了，定会让茯夏大人早日回来的。」

泽尹晒笑，他那好友光玄掌管天命，早知他寻找她的魂魄早有四五百年，却永远不肯告诉他她在何方。

他避开不谈，「你那双眼肿可比院外种的桃子红多了。」



桐忙掏出一把圆镜，端详了片刻，「有吗？」

「你和你爹哪根筋搭错了？」他恢复了懒洋洋的作态，「前脚刚应了天族的婚事，又要悔婚，这次叫我回来，却是给你们做黑脸。」

「难为师父了。」桐粉扑扑的脸上笑出了两个梨涡，「赔你三壶桃花酿。」

「少来这套，五壶！」他趁火打劫。

「成交！」桐摸透了她师父的脾气，爽快答应道。

「你爹那老狐狸估计碍于情面，又不肯做天族铲除妖兽的工具，老狐狸的算盘可好了，不做赔本买卖。」提起桐的爹，泽尹总不忘要揶揄上几句。

「师父这次算得罪了天族吗？」

「天族的人，除开个光玄，其余的虚伪无能得很。得罪了又怎样？」

桐脸上挂着恬静的笑意，该是从茯苓大人走后吧，她看着潇洒不羁的师父一步步地走向偏激执拗，他恨上了天族，恨上了魔界，恨上他该恨的人，可到头来他最恨的，是他自己。

半晌，泽尹问道，「你和那个叫什么卿的是怎么回事？」

桐忸怩了会，「他是我第一个看上的男子。」

这酸臭味浓得泽尹直撇嘴，「你之前为他傻了一次了，又要犯傻。」

「之前如卿不是有意忘我的，」她极力解释，「他想起来后，对我很好，真的。」

「天界那帮老东西立下的历劫规则，你可别说不知道。」

情劫历完，情缘净断，否则会堕入凡尘。他若是爱她的，短期内便会遭遇历劫的反噬，而他现今却毫发无损。她该作什么期盼呢？唯独有一点，便是她明白她对他的爱，甚至不惜欺骗自己。

世间最残忍的事情，莫过于此。

「师父，也有一点可能，对吧？」她抬起头，两行清泪缓缓滑落。

泽尹一声长叹，「傻徒儿，我明日去找光玄，问问你俩的缘分。若不成，便止于此吧。」

她笑道，「好。」

次日。无忧宫。

阿因前脚刚离开。

「有人能劳烦你开墨池，还真稀罕啊。」

光玄听闻，眉头一舒，浅笑道，「你刚在这吗？」



「切。」墨色身影显现，泽尹已侧坐在凉亭栏杆上，手里晃着一壶梨花酿，「没那兴致。你开一次墨池，方圆百里的动静想不知道都难。」

光玄掌管天命书，而墨池便是保存天命书的地方，天地万物的命格皆在池中。

「也对。」

光玄瞬移到石桌前坐下，看了眼他手上的梨花酿，方才便感应到这货的气息，奈何这里走不开，让他趁火打劫了自己不久前酿在梨花林底下的酒。

泽尹知道他想说什么，「见你有客，且那客人我不喜，所以索性躲到你后院那个破林子去了。」

他低头品茗，「为何不喜？」

「呵，」他笑了声，却也仍思考了片刻，「骄纵无知，爱上个人便像把命都给了别人，还能做出些愚蠢荒唐的手段，被利用了都不知道。」

光玄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评价道，「我怎觉着你在说你自己。」

他往身后的柱子一靠，哑然失笑，「对啊，所以才讨人厌。」

「不过，有一点你错了，那时的我但凡能用一点拙劣的手段，但凡我能做个恶人，她也不会落得个魂灵离体的境地了吧？」



「光玄，你说，她在哪？」他是在问他，也不像在问他。

「不可说。」

无忧宫里的霞色映着泽尹的侧脸，一阵静默后，他仰头喝了口酒，松松散散道，「听烦了，有没有点新意啊？」

光玄的视线落到了对面那只茶杯上，「世事有常，若有缘，总会再见的。」

「罢了罢了，我走了，谁爱陪你在无忧宫坐牢。」

他起身边要走，光玄幽幽道，「你来一趟，就是为了偷我酒？」

「差点忘了，我是来问我徒儿桐和那个叫顾如什么的——」

「顾如卿。」光玄纠正道。

「那厮跟我徒儿有缘分吗？」

光玄瞥了他一眼，「我不是月老。」

「要是那老头管得了，还用得着你。」泽尹跟他几万年的交情，早把他的性子摸透了，当下懒得抬杠，便直说出自己心中所惑，「你们天界不是规定什么鬼历劫后，就要把先前的情缘断的一干二净吗，否则会被反噬。」

「你担心顾如卿对你徒弟的心意不是真的？」



泽尹点点头。

「我掌管天命书以来，只知那些命定的结局，但在走向结局的途中，会发生什么，我无法得知，人心是怎样，我更难以读懂。」他顿了顿，道，「顾如卿和桐，原本的结局该是厮守终身的。」

「原本？」

「天命书上，一旦有出现差错，就无法再得知接下来的走向了。」光玄不紧不慢，「所以，只能说是原本。」

一阵静默后，泽尹笑着打量他，「帝尊护短护到这个份上？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你果真不知这差错是谁造成的？」

「我知晓，」光玄平日里温和平静惯了，此刻却是有几分鲜有的波澜，「嘉嘉的事情，我来管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」

「要给个交代的自去找我徒儿。」他墨黑的眸子里深不可测，「只不过，这怕是没那么简单，天族，东荒，还有那暗地里想引起纷争的魔族，都在伺机而动呢。」

光玄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「那你呢？」

泽尹骨节分明的手指一拨，折扇一展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「当然是看戏。」



来东荒时，阿因仔细捋了捋泽尹把桐带走的前因后果，发觉最大的阻碍怕不是在桐的师父身上。

感化他？真爱无敌，告诉他别棒打鸳鸯？

太天真，这要是有用，凡界话本子里哪来那么多被长辈打散的痴男怨女？

还是让他对顾如卿放心？

这听上去靠谱些。

不过，阿因一想起顾如卿，脑壳就犯痛，先前虽对他印象尚可，但细想后不禁怀疑，万一他像对清嘉一样对桐怎么办，要是再历次劫再爱一个，自己怎么敢向人家师父打包票？

思前想后，她竟觉得倒不如把桐给抢出来，放她与顾如卿私奔来得来得容易。

「姑娘，姑娘。」

阿因忙回头看，原来自己站在一卖烧饼的小贩摊前，老伯看着她，尴尬地提醒道，「姑娘买烧饼吗？」

阿因发现自己挡住别人做生意了，有些愧疚地移开了步子，有了肉身自己还是不习惯能被人看见。

「我，」她想起自己身上又没带钱，便道，「我不买。」

刚要走时，她折了回来，不对啊，东荒是仙者之境，怎么会有人卖凡界的小吃？

「你是谁？」她有几分警惕地盯着那老伯，「你不是这儿的人？」

那老伯见状，眉眼笑开，「徒儿要不要来一块烧饼啊？」

阿因讶异道，「你是.....德墟天尊？」

德墟将幻术卸去，露出光光圆圆的脑袋，拍了拍肉肉的肚臍，「正是为师，如假包换。」

「你怎么会来？」

「说来话长，光玄帝尊通知为师你的行踪，让我来东荒助你。」

「助我？」

德墟长叹了口气，「你骗如卿的事情，我都知晓了，乖徒儿，你这次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，竟扰了命格。」

他这语气仿佛是在责问，阿因摸不清他的脾性，搪塞道，「一时气不过嘛。」

德墟倏然拍手道，「不过，做得好！我徒儿怎么能被欺负？」

阿因愣了愣，他刚是在认同清嘉？她突然能有些明白清嘉骄纵的性格从何而来了。

「就是可惜了，原来南海离岛的忘情草药性那么差，」他思忖道，「有了，太白那老头有颗金丹，可以忘所有事情的，光玄都救不回来的。」

「可我现在是要让他俩相守一生。」阿因忍不住把他从跑偏的思路拉回来。

「也对。」德墟哂笑，「苦了你了，心里定不大舒坦吧？你看，连跟为师说话都少了以前那种冲劲了，拘束多了。」

阿因摇了摇头，怎么可能，她又不是真正清嘉公主，自然是没什么感觉的。

「德墟天尊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」她认真道，「那颗金丹那么有用，泽尹君吃下去会不会忘了这茬？」

「.....」

德墟想起四百多年前，泽尹在天界被惹怒的那次，亏得光玄破例出趟无忧宫拦下他，否则整个天界怕是不知会发生什么。

半晌，他擦了擦脑门上的冷汗，「徒儿啊，刚我想起太白那老头抠门的，定是不愿给呢。咱们在从长计议啊，从长计议。」

「来，」他拉着阿因在摊边坐下，打开热腾腾的蒸笼，「这里有你师娘做的包子，烧麦，烧饼，花卷.....」

阿因嚼着烧饼，忍不住发问道，「为什么神仙还吃这些东西？」

「光玄帝尊说你受刺激，性情大变，果真如此，」德墟怜爱地看着她，「这些凡界的食物于神仙而言，是可有可无的存在，是没什么用。」

「那为什么师娘还要做？」她咬了一口烧麦，暖暖的触感在舌尖蔓延，她自从做游魂以来，第一次尝到凡界的食物，「还挺可口的。」

「这就对了，虽然神仙有神仙的吃食，但总有神仙像你师娘一样，喜欢凡界的食物，」他眉开眼笑，「她说，这叫烟火气。」

阿因想起先前在天界吃的食物，似乎都是冷冷的。

东荒。

德墟蹭蹭了嘴，点评道，「奢靡，太奢靡了」。

东荒乃天界一边境之地，多年守着魔界和天界的边境，阿因原以为这虽不至于算一蛮荒之地，却也没想到这宫殿如此恢弘。

「东荒如此富足？」

德墟不答，笑着摇头，「徒儿，走吧。」

「等等。」

阿因把心中所想告诉了他，这一趟，她和德墟得分开行动。

由德墟代表天界，找东荒王谈谈此事；另外，她自己潜入桐的身边，看看她的心意如何。

「为了不引起怀疑，你明日再上门告知来意。」

她在暗，便于行事。

德墟自然懂这点，于是告两声保重，便扯开步子先消失了。

凭身上的功力，阿因很顺利便瞒过守卫，突破结界，来到了东荒宫内。

她现化作一普通女婢的模样，在宫内转转悠悠，不过，在这偌大的地方，想寻到桐的下落，还真有几分困难。

「听说桐殿下前些日子回来后，好生伤心，哭了好几宿可是真的？」

迎面三位女婢走来，见她们提起桐，阿因忙躲在假山后去细听一二。

「这事泽尹君一插手，谁敢管？可我们殿下就是心肠软，边哭边道，她谁也不怪。」

「要我说，泽尹君虽是桐殿下的师父，但这也管太宽了吧？」

就是，就是，阿因内心忍不住赞同。

「他不会喜欢上自己徒弟了吧？才百般阻挠。」

「阿慧，休得胡言乱语！」一尖细的声音小声呵斥道。

「没准他们活到这个岁数神仙，偏好这一口。」

「你们俩真是越来越放肆了，怎敢妄议泽尹君？」

另两位婢女连连称不敢，不再多言。走过了假山。

阿因冷汗连连，要是有可能，她的任务可谓是艰巨如山。

这事先记下，如何潜到桐身边可就得靠这三位姐姐了。

「阿慧！」她朝那三位的背影喊。

「怎么有人在叫你？」

「谁在那？」

「我有事找你，你过来一下。」

「你是谁？我忙着给桐殿下送熏香呢。」

阿因顿时语塞，不说点什么她们似乎要走了。

「我是，」她一咬牙，算了豁出去，「我是小翠。」

反正凡间的话本子里，大户人家总有个丫鬟叫小翠的，她碰碰运气。

「是我六姑姑家的小崔，前几天才送进来当膳房的厨娘，我过去瞧瞧。」

阿因松了口气，边见一圆脸的姑娘朝假山这里走来。

「诶？人呢？」

「在这。」阿因往她脖颈上一击，她瞬间倒下，「失礼了。」

阿因在她身上布上一层隐形结界，琢磨着刚应该没下太重手，「阿慧姑娘，先好好躺一下吧。」

「阿慧，快点！」

阿因化作她的模样，「来了来了。」

这得一连几天不吃不喝了，临走前不忘往阿慧嘴里塞颗德墟上回在天庭宴席上赠她的丹药，「当作补偿咯。」

顶替了阿慧的身份，阿因沿途与另两位婢女交谈，得知其中一位应该是掌事的婢女唤作夏琳，另一位唤作巧巧，不即便行至桐的住处，凤桐殿。

穿过长廊，来到后院，远远地便闻见桃花香。

一白衣女子轻轻荡着秋千上，百无聊赖。

「见过三公主。」

桐回过神，澄澈的眼里含着笑意，看着她们。



阿因先前不明白为何清嘉绝世的容颜不足以让顾如卿动容，原来世间真有一类女子，美好易碎，明明未做什么事，未开口一言，便能激起人无限的保护欲。

「巧巧，把熏香收起啦吧。」她的声音温软好听，「有劳夏掌事和阿慧了，代我跟姐姐道声谢。」

夏琳寒暄客套了一番。

阿因心里道不妙，原以为这三婢女都是服侍桐的，才知唯有巧巧是她婢女，而其他两位，则是大公主东方芷的人。

「阿慧，愣着干嘛，还不快走。」夏琳催促道，「大公主那还有一堆差事呢。」

桐看出几分奇怪，便问道，「可是有什么难处？」

「没，」阿因强颜欢笑，「我想说，三公主好好保重身体。」

「多谢。」

还真是没有一点架子，阿因感慨道，连对下人一普通的关心都会道谢。

不过，计划被打乱了，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
大公主东方芷，阿因在清嘉的记忆里翻了一遍，似乎有点印象。这位年纪轻轻便越过她的几位兄长，继任东荒储君，能力超群可想而知，为人处世周正过头，滴水不漏。

清嘉就曾在她身上吃过瘪。

曾经，清嘉欺了她小妹，在一次天族宴会上与东方芷相遇。那东方芷伶牙俐齿，有礼有节地明褒暗贬，让她好生难看。不过，奈何清嘉的骄纵盛气不是一两天了，当场不顾众人阻挠找她过招，把她伤得三个月闭门不出。此后，清嘉的闯祸本上又添了光彩的一笔，再经好事者一番添油加醋的杜撰胡说，清嘉混世魔头的形象便更深入人心，旁人愈发不敢招惹。

万一自己落到她手上，被她看穿可得怎办？

「阿慧？」夏琳碰了碰她的胳膊，「怎么回事？今天叫了你好几次都在走神？」

「我没事，」阿因撇开话题，「你刚说什么？」

「明日春日宴后大公主邀泽尹君一聚，这事大公主交给你告知泽尹君，你到底去说了没有？」夏琳担忧道，「要是耽误了，没个回信，指不定公主怎么罚你呢。」

她哪知道？此时阿因连马上回去把找阿慧换回来的心都有了，无奈路不识，也走不开。

夏琳叹了口气，拉着阿因就走，「瞧你这样，就是要误事。我陪你到泽尹君的茯远居。不用谢我，帮你也不是一两次了。」

「泽尹君？」阿因站在茯远居外，心里默默叹气，「大公主邀你明日——」

冤家路窄，没想到那么快就要再见到他。



「进来。」慵懒的声音透过门来，却带股不容反抗的味道。

进就进，阿因思忖道，纵然能识破我阿慧的身份是假，也定然识破不了清嘉的身份。

她轻推开门，明明是白天，屋里却一片暗色。

泽尹斜躺在坐塌上，墨袍松松垮垮，将他胸膛的弧线勾勒得完美。

他手里拿着酒壶，因方才阿因推门而入带来的光线而不适应，微眯着眼。

「过来。」

阿因的脚步似固定在原地，她摸不清他的意图。

他不再说话，他的眼刚适应光亮，凝视着她，仿佛料定她会走过来。

鬼使神差，她走到了他面前，手腕倏然被他紧握住。

「我不管你接近东方桐有什么意图，也不管你和那个姓顾的有什么纠葛，离开这里。」他脸上挂着初见时那样似有似无的笑意，一字一顿道，「清，嘉，公，主。」

原来自己早被识破了。

他将她的手腕攥得愈来愈紧。

可阿因盯着他却移不开眼，他的眸子似乎可以囊括星辰，而这样一双美的眼，她想不知曾在哪里见过。

而且，为什么，自己会有一种很悲伤的感觉？

情绪泛滥得越来越凶。

她注视着他的眼直到他眼里闪现了几分慌乱。

「你，你哭什么？」

她伸手一抹，手背上真的挂上几滴水珠。

「那你笑什么？」

泽尹指了指旁边的镜台，示意她看看自己的模样。

她一侧身，便见镜子里倒映的影像，「阿慧」脸上的妆容被她哭花了成一片。

泽尹爱揶揄人的性子又犯了，「想来别的女子一哭，懂得用绢帕擦拭，我见犹怜，哪有你这样，用手去抹一片的。」

这模样出去，恐怕会吓到一片人。阿因走到一旁的梳洗台上，鞠一捧清水要把脸上的妆容洗净。这时手腕处才不断传来剧痛，腕上深红的红痕有些惊骇。

泽尹注意到了她细微的变化，不知何时走到她身侧，将她的手握住。

她下意识地想抽回，那句「泽尹君请自重」已快说出口。

「帮你疗伤。」他头也不抬。

阿因愤愤然，也不看看是谁造成的。

他运了内力，她手腕处传来温暖的感觉。

「好了。」他难得没了那戏谑轻佻的神色，「是因为太痛了才哭的吗？」

阿因竟听出了温柔的感觉，她摇了摇头。

「对不起。」他向她道歉。

「这三个字从你口中说来也挺怪。」

他舒然一笑，「我会道歉，是因我把不该加在你身上的怒气给了你。」

「不该的怒气？」

「不是你们小辈的事情。」他坐回了塌上，展开折扇道，「天族，你父皇母后，欠我一笔债。」

「债？」

「你可曾听闻，自父神开辟混沌以来，」泽尹的身子笼罩在屋里的暗色里，缓缓道，「魔族和天族，势不两立？」

「可有些事例外，」他似乎像讲述与他无干的事情一样，「逼死茯夏一事可谓是他们联手最得意的一件作品。」

「茯夏大人.....医圣茯夏？」阿因也曾听过这个名字，传闻是位与泽尹相恋未果的魔族少女，她以为这人物是杜撰出来的，试探道，「她是你.....」

他没有看她，淡淡地道出几个字，「吾妻渠因，阿因。」

空气仿佛凝结。

她怎么会傻到，在方才那一瞬间，以为他唤的人是她。

她嘴角勾起一抹苦笑，看了眼手腕上光玄给的靛青色的玉镯，刻着个「因」字，想是懂了为何光玄那日听闻她选了「因」为名后，略带诧异的神思。

此刻她虽不知光玄和泽尹有没有过交集，只心下觉得，这两件事隐隐有关。

怕是因光玄想起，有人将这个名字铭刻心头，心心念念，才如此反应吧。

他恢复了方才阿因进门时见到的模样，斜躺在榻上「告诉东方芷，明日是我最后一次答应见她。」

「还有，你幻形后的气息，稍有些功底的人，一靠近便能拆穿你的伪装。但不论你怀有什么意图，我劝你早点离开东荒。」

他闭上眼，不再说话。



阿因走到窗边，将木帘卷起，窗外的春光散入屋内，茯远居旁种的竹子，沙沙作响。

屋里亮堂起来，他睁开眼，周边散乱一堆酒壶，不远处的桌案上仍放着昨夜醉酒写的墨迹。

窗边，有一女子逆光而立，看不清脸，清风拂过她的发丝。

「走出去吧。」

阿因离开茯远居后，没了原先的忐忑不安。

四下无人，她倒不急着想找阿慧换过来，再重新混到桐身边。

桐对顾如卿感情虽坚定，但怕是难违抗师命。

不过，今日观察泽尹君，她曾以为他对她的敌意，来源于清嘉曾害过她的徒儿，但却并非如此。他虽要紧他的徒儿，可究竟没到那个程度。

而东荒王族，在此事上，竟未表态，仅仅是畏惧战神之威吗？

想到这，阿因倒觉得将错就错，待在东方芷身边是个不错选择。东方芷身为储君，操持大小事，想必她小妹与天族的联姻也经她手，定能知晓其中一二。

见不远处夏琳等着她，她暗自庆幸，不然又要找不到路了。

蕙芷殿。

「参见殿下，」阿因完完整整地转述泽尹的话，「泽尹君说明日是他最后一次答应见殿下。』」

夏琳和众侍女在一旁冒冷汗，这人怎么不懂得稍微委婉点？

屏风后，围棋落子的声音，接连不断。

可东方芷未说「免礼」，阿因只得一直保持着躬身行礼的姿势。

她听了泽尹的提醒，隐匿了气息，无法施展功力偷个闲，因而保持这个姿势也是有些两肩酸痛。

「长姐，」屏风后一娇柔的女声伴着笑传来，话却十分冷血，「这奴婢怎敢如此顶撞，长姐何不拔了她的舌头？」

阿因眉头微微一皱，心底某个地方止不住恶心，她讨厌这种感觉。

「又胡闹。」东方芷回了句，「阿慧，你留下。其他人都走。」

东方芷只说完这话，便再也不搭理她，也不曾让她起身。

「长姐，这么多年你为了泽尹君，做了多少事来？怕是颗石头也该被感化了。」

东方芷轻笑了声，「茉儿，你想说什么？」

「不就是东方桐吗？定是向泽尹君污蔑了你，让他误会你，对你的态度越来越差。」

「你总跟你三妹过不去。」

「别的不提，东方桐总是在泽尹君面前提起茯夏那个魔族野种，她难道不知长姐对泽尹君的心意吗？却有意为之。」

「比起茯夏待她，我个亲姐姐确是不如。茉儿，别以为我不知晓，你是因顾如卿的事情，嫉妒三妹吧？」

「长姐你！为什么，你们都向着她？」

「茉儿——」

棋盘被掀倒，屏风后一身着橙红色华裙的女子冲出了门，经过阿因身边时撞了她都不觉。

东方芷走出来，见着躬身的阿因，便道，「起身吧。今日，泽尹君的话真是如此吗？」

阿因抱着刚被撞痛的手臂，「是。」

「只这一句话，你却在茯远居待了两刻钟？」

难道，茯远居外有她的人？

她万幸未在出茯远居时找真正的阿慧换回来，否则真就败露了。

东方芷面若冰霜，「你该懂得，自己是谁。」

阿因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，只觉得好笑，她也不知道她是谁啊。

入夜，阿因回了房。

夏琳与她同屋，阿因便借机套出点东荒王族的事情，要是单靠清嘉对东荒微薄的认知，怕是不便日后行事。

她听夏琳说，东荒的三位公主里，要数大公主最大方体贴，能力卓越。她平日待兄弟姐妹都好，不过与二公主东方茉自小最为亲近。

阿因想到，东方茉想必就是今日从蕙芷殿跑出去的那女子吧。

「不过，三公主嘛.....」

夏琳讳莫如深，耐不住阿因的纠缠追问，便也告诉了她。

三公主东方桐出生天资极差，几乎与凡人无异，让尚武善修法术的东荒王族蒙羞，自小受人漠视欺侮，甚至没个公主该有的待遇，被养在偏远的行宫，不闻不问。

直到她不知何原因拜了天地战神泽尹为师，东荒王族借此能与战神交好，仿佛才认下了这王室血脉。

儿时的桐受尽冷暖，性子懦弱胆小，寡言少语，别的兄弟姐妹一向瞧不上她，长姐东方芷倒是偶尔能关心她几句，不过也是客气得紧。

阿因磕着瓜子打断道，「可我不觉她的性情如此啊。」

要是不知顾如卿与桐的那段虐恋，她估计以为桐一直是被众人捧在手心里的孩子，眼里才能常含着笑，对谁都充满善意，。

夏琳从她手里抓了把瓜子，继续道，「夜深了，加之只有你我二人在屋里，便提提吧。不然，这可是忌讳呢。说到这，你可知和泽尹君相恋的茯夏大人？」

这是阿因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，她点了点头。

「说句不妥的话，茯夏大人比王上王后待三公主都好，而三公主也是黏她黏得紧，几乎是寸步不离，还常因此惹她师父不快。」

「她该是个温柔的人？」

「何止是温柔，我那时尚小，随行大公主去看三公主，有幸见到茯夏大人在院中抚琴，三公主靠在她肩膀上睡着了。她挂着浅笑，眼里柔和得似一滩化不开的春水。」

「这般能说，怕是要抢了话本先生的生意。」阿因嗤嗤地取笑。

「这就是你不懂了，」夏琳戳了戳她的额头，「虽同是女子，但我见到茯夏大人时竟会心跳脸红。她是个冰美人，不常笑，举手投足间常会不经意显出三分媚色，勾人心魂，可她却也干净纯粹得不像这个世间的人，惹人怜爱。你怎么一脸怀疑的样子？」

阿因笑道，「我在想明日在街上给你支个摊子说书，定能赚的盆满钵满。」

「你啊，就是年轻，」夏琳叹气道，「这么说吧，听说茯夏大人的神力可是足以和泽尹君那般人物打上一架的，可我在面对她却会徒然生出种保护欲来。现在的三公主身上也带着几分当年茯夏大人的影子。」

阿因想起那日在凤桐殿见到桐时候的感受，确实是美好易碎，「难怪大公主对泽尹君付诸真情而不得回应。」

夏琳忙捂住她的嘴，「这话你同我说说就得了，万不可外传。茯夏大人的事情，天界早已禁止再提。睡吧，明日春日宴，还得提起精神呢。」

次日，众人齐聚灼华园，桃花簇簇，春色美好。

阿因伺候东方芷而随行在侧，心下略微觉着今日似有事情要发生，也不知德墟靠不靠谱，计划他今日来访，怕不要出什么乱子才好。

不多时，东荒王携王后款款步入院内，众人行礼后，便宣布宴饮开始。

阿因注意到夹道对面有一空位，便扯了扯夏琳的袖子，压低声音道，「那是谁没来？」

「除了泽尹君还有谁敢？」夏琳白了她一眼，「操心那么多干嘛？」

也是，阿因将视线放到了对面的空位旁的桐，她今日着一身淡粉的纱裙，将头发盘起来，娴静又不失活泼俏皮。

巧巧正俯身给她布菜，她脸上是恬淡的笑意，不时点点头，交谈两句。

阿因不知怎的想起昨夜夏琳的话，桐身上有几分苒夏的影子。

能让泽尹君倾心的人物啊，真想一见呢。

「阿慧。」夏琳碰了碰她胳膊，阿因见东方芷已站起身，向中央走去。临行前，竟给了她一冷冷的眼神。

「她为何这样看我？」

夏琳忍不住扶额，「你方才盯着对面出神，被公主留意到了。」

「那又如何——」

倏然被一声擂鼓打断，东荒王问道，「今年春日宴可有哪家仙者的女子要献艺？」

东方芷上前，抱拳道，「儿臣愿意舞剑助兴。」

东荒王东方闾拍手，连连称赞，「好，真有东荒储君之范。」

「芷儿小心。」王后南川枫忍不住嘱咐道。

「是。」东方芷行了个礼后，拔剑起舞，一招一式，皆如行云流水，在场之人无不感叹。她今日不似别的女客，而是着一身劲装，她本生得标志，舞起剑来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这个东方芷，果然上回败给清嘉后，苦练武艺，倒是有模有样。

阿因偶然间瞥见对面屋瓦上那一角黑袍，笑想，原是如此。

果不其然，东方芷收剑入鞘后，也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。

东方芷落座后，二公主东方茉随之舞了一曲惊鸿舞，舞姿曼妙，娇媚十分。

阿因思忖，这个时辰，算上来德墟应该上门来访了，怎还未到？

夏琳激动地拉着阿因道，「刚二公主看我们这一眼了，好美呐，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？」

她先前还是游魂时见过清嘉一面，且后来一直顶着清嘉这天界第一美人的皮囊，说句实话，看东方茉还不如照镜子。

不过，东方茉一曲终了，众多男客纷纷向她赠礼，把她的桌子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阿因昨日从夏琳那听说，东荒民风开放，春日宴有个不成文的传统，尚未婚配的男客在宴席间心悦某位女子，便可赠礼作为信物，以此结缘。

阿因也才发现，东方芷桌上也有不少男客赠的玉器首饰，她皆待人周到客气，落落大方，可阿因看出了她的心不在焉。

宴席已过大半，来的年轻女宾也大都收获了几件男子的信物。

夏琳羡慕道，「这空气中都是甜腻的味道。可惜这总与我们下人无干。」

阿因倒不在意，却见对面桐的桌上空无一物，「怎么没有人给三公主赠礼啊？」

夏琳刚要回答，场上便一娇柔女声响起，「怎么没有人给三妹赠礼啊？」

东方茉走到桐身边，假意扶上她的肩，「三妹，没有人喜欢你吗？」

桐面色平静，笑道，「自然不如二姐讨人喜欢。」

话音刚落，一支折扇便重重落在东方茉手上，她娇呼了声松开了手。

泽尹君负手而立，身姿颀长，淡淡吐出个字，「滚。」

桐看着她二姐愤然离开，给他添上酒，「师父，你还是来了。」

泽尹接过酒盏，他从不喜宴席，「不放心你。」

而且，他的眼神对上了对面服侍在东方芷身侧的阿因，还有个有意思的人。

「泽尹君肯赏脸，真是本王的荣幸啊。」东方闽隔空向他敬了杯酒。

泽尹敷衍地举了举杯，边跟桐说道，「你爹行事说话还真是万年圆滑，让人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，也不叫他改改？」

桐早已习惯，「那师父早点回去？」

「无妨。」

桐觉着这个回答，似有点与往常不同，「也好。」

「今日是春日宴，泽尹君可有礼物要赠给在场的那位仙家姑娘？」南川王后看向泽尹，笑得温和亲切，她可有心撮合撮合泽尹和东方芷。

桐对她母后的心思怎个不知，不过，怕是一厢情愿罢了。

「好啊。」泽尹破天荒地要送礼，这可是从未听闻。桐更是对他投来疑惑的眼光。

他站起身，飞身折一桃花枝，落到了东方芷面前。

东方芷面色微红，眼神飘忽地看向他，「多谢——」

「方才我有幸见了大公主舞剑，」泽尹嘴角勾起笑意，「华丽有余，而招招都是破绽。」

「多谢泽尹君指点。」东方芷面上皆是落寞，为什么她努力了那么久想博他青睐，却还是落了个被奚落的下场。

「要是再遇上天界的清嘉公主，不知大公主能撑得过几回？」泽尹的话是对东方芷说，却看着阿因，目不转睛。

阿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他不会拆穿她的身份吧。

「这花，」他眼里含笑，越过东方芷，将花枝交到了阿因手上，「给你赔罪，也是谢你上回在茯远居说的话。」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